

• 专家论坛 •

论中医男科之诊治思路

徐福松 (南京中医药大学男科学研究所, 江苏 南京 210029)

摘要:探讨中医男科辨治思路。介绍了中医男科学的理论发展,提出“性、腺、精、育”为中医男科诊疗的四大主症。认为男科病的辨证应以全身与局部相结合,诊断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,治疗以辨证与辨病相结合;病发于肝、膀胱、心者,以实证居多;病发于肾、脾、肺者,以虚证居多。介绍了临床诊治和用药经验。

关键词:中医男科学;诊治;思路

中图分类号:R 277. 57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0-5005(2008)05-0289-03

中医男科学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学科。说它古老,远在公元前 11 世纪的《山海经》、公元前 3 世纪的《五十二病方》、春秋战国时期的《黄帝内经》、汉朝的《伤寒杂病论》、南北朝的《褚氏遗书》、隋朝的《诸病源候论》、唐朝的《千金要方》、宋朝的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、元朝的《丹溪心法》、明朝的《霉疮秘录》、清朝的《秘本种子金丹》等等,早已奠定了坚实的男科理论和临床基础。说它年轻,中医男科学作为专门研究,基本上与现代医学同步。也就是说,起步最早者不过 70 年代;由冷门转为热门,则是 80 年代末、90 年代初的事。

中医男科学是与中医妇科学相对应的一门临床学科,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是从中医角度出发研究男性生理病理,防病治病的专门学科。它的研究对象是男性,研究重点是男性特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,研究指导思想是中医基础理论。

诚然,现代科学(包括现代医学)对于男科临床的检测诊断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,可以弥补中医四诊八纲的不逮。但由于男性生殖系统位处偏僻,有牢固的血睾屏障,西药不易渗透和达到有效浓度,故临床较难奏效或难以根治。而祖国医学以其整体观念,辨证论治的理论和实践,中药内服外用的经验和效果,显示了中医男科在治疗上的特色和优势。因此它一出现,很快受到了广大男士(包括女士)患者的青睐和欢迎,有着广泛的群

众基础和强大生命力。随着社会物质、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对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尤为迫切,由此中医男科应运而生。它的建立和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,是科学发展的必然,是医学分科的必然。

1 中医男科学的理论发展

男科学是以研究男子性和生殖功能疾病为主体的专门学科(吴阶平语),是从泌尿外科中派生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。泌尿外科包括泌尿和男性生殖两大系统,统属中医的“肾系疾病”。1987 年,本人在《实用中医泌尿生殖病学》一书中说:“中医所称的肾,不仅具有泌尿功能,而且具有生殖功能。肾在泌尿生殖功能中占主导地位。因此可以说,泌尿生殖功能主要是肾的功能的反映。”“‘肾者主水’,是指肾有主持和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,故有‘肾为水脏’,又有‘诸水皆生于肾’之喻”。“肾的生殖功能,主要是指肾的藏精功能。精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,也是人体各种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。”^[1] 这为后来明确揭示“肾主水,为水脏,称之为内肾;肾藏精,主生殖,称之外肾”埋下了伏笔,成为“内肾外肾论”的前奏。“内肾外肾论”在男科学中的又一理论延伸是“男子奇恒之府”。1996 年,贤徒王劲松在攻读男科研究生期间,受导师“肾(外肾)一精室(男子之胞)一奇恒之府”学术思想的影响,在国内首次提出“精室当为奇恒之府”新概念,此后又与导师等合作撰写发表了诸多

收稿日期:2008-06-20;修稿日期:2008-07-28

作者简介:徐福松(1940—),江苏江阴人,南京中医药大学男科学研究所主任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。

系列论文,阐明其论据,得到了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普遍认可,这一理论创新,充实了“奇恒之府”、“男五女六”的千古缺憾,填补了高等中医药院校统编教材“男子奇恒之府缺一”的历史空白。

2 中医男科学的“四大主症”

据粗略统计,男子特有疾病不下 160 余种。其临床诊疗范围以男子不育、性功能障碍、前列腺疾病等三大类为主。本人在近著《男科纲目》一书中,首次提出“腺、性、精、育四大主症”新学说,作为诊疗男科疾病的四个大纲。

“四大主症”是中医临床各科特有的疾病分类,是临床各科发病规律的集中体现。如内科有“风痼痲臂”,外科有“痈疽疮癰”,妇科有“经带胎产”,儿科有“痧痘惊疳”。本人积数十年之中医学术经验,在古今理论和临床研究基础上,借鉴妇科四大主症分类法,融西医学男子生殖系解剖、生理、病理、诊断学基础和中医学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、四诊八纲、整体观念、审证求因、辨证论治为一体,由博返约,总结提炼成男科四大主症,作为男科疾病谱的四个大纲,指出男科总的研究范围和方向,有执简驭繁、纲举目张之妙。性功能(性)、生殖功能(育)的解剖、生理、病理学基础是主性腺和副性腺(腺),生殖功能又是腺、性加上精液(精)的复合体,腺、性、精、育四大主症基此而确立。它们既互相区别,又互相联系,其中腺是基础,性是外象,精是物质,育是结果,四者存之与共,缺一不可。

男科病的病机,无论阴阳寒热虚实,皆责之于肾。中医的肾,既主生殖功能,又主性功能。如《内经》所说的“肾藏精”、“肾为先天之本”,即指生殖功能;肾“司作强”出“伎巧”,实指性功能和性行为在内。肾为精之关,主开阖,精关开阖失度,常造成同房时不射精,同房后遗精。肾者,男科病病机之枢要也。或肾先病,旁及他脏他经;或他脏他经之病,累及于肾,故言男科病之病机,总不离乎肾也。

本人强调,男科病的辨证以全身和局部相结合,诊断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,治疗以辨证和辨病相结合。大凡病发于肝、膀胱、心者,以实证居多;病发于肾、脾、肺者,以虚证居多。故确立男科病的内治法则是:实则治肝,治膀胱,治心为主;虚则治肾、治脾、治肺为主。男子不育(精液异常类)的诊疗三原则是:精浆异常与精子异常,以精子异

常为主;精子异常中的数量与质量(形态),以精子质量(形态)为主;精子质量(形态)与精子自身免疫,以精子自身免疫为主。

3 中医男科病辨证特点

男科病看似局部病变,实与全身息息相关,所谓整体观念是也。男科病总的病理概念是阴阳失衡,宜审其阴虚阳虚之孰轻孰重而施治之。以阳痿为例,当今太平盛世,阴虚者十有八九,阳虚者仅一二耳。切莫一见阳痿,便妄投壮阳之品,临床每见越壮阳越阳痿者,犹禾苗缺水(阴虚)则萎软(阳痿),宜添水(滋阴)不宜烈日曝晒(壮阳)一样。此“天人相应”之理也。

男科病的又一病理特点是正虚邪恋、虚实夹杂,故常用扶正祛邪、消补兼施法施治。较之单一扶正(补)或单一祛邪(消)有更多的优越性。消中有补,不会克伐正气;补中有消,毋虑留滞邪气。本人常用补肾导浊之萆菟汤、保精片治疗精浊病(慢性前列腺炎)甚效,便是一佐证。

当今男人多郁症,心理障碍者司空见惯,故常有从心(脑)从肝(胆)论治者。本人在药物治疗的同时,注重心理疏导,并要求患者配偶合作,以收相得益彰之效。

本人治男科病,崇尚全身治疗,有时辅以局部处理。善用水剂治主症、主病,成药治兼症、兼病,取长补短,相辅成功。处方以古方为主,间用新方或自制验方。

本人承舅父许履和教授之经验,用药以中正平和,轻清灵动见尚。一般每味药量在 10~12g 之间。用菖蒲治慢性前列腺炎,仅 2g 之微,以引经通精窍;治不射精时,菖蒲用量不过 6~10g,以豁痰开精闭,意在轻可去实。又如黄连、黄柏、山栀、龙胆草等苦寒泻火药,每味只用 3~5g,而且中病即止,以防苦寒败胃伤阳。

本人又步家父惠之公“用药如用兵”、“兵贵神速”之用药特点,有时味少量大、大刀阔斧,有时虫类攻下、出奇制胜。如治阳痿而用蜈蚣、蜂房,治无精虫而用大黄、廋虫。再如治男子免疫性不育症用桑白皮、薏苡仁、牡蛎;治尿石症用金钱草、桑枝、威灵仙;治癃闭用葫芦茶、猫爪草,治乳糜尿用刘寄奴、马鞭草;治阳痿用白蒺藜(白蒺藜治阳痿,见清·俞震《古今医案按》)等,用量均为 30~50g 之巨。

本人善将内、外、妇、儿诸科的特殊用药,灵活

运用于男科临床。如宗张景岳意,用龟板、紫河车、脐带、鹿角等血肉有情之品,治男子精少不育,取“精不足者补之以味”。宗叶天士调摄冲任法,用紫石英、龟板等治功能性不射精,以利精关之开阖;又如用乌梅、甘草之酸甘化阴治精液不液化,用地、芍、归、芎之引精归血治梦遗滑精,无不得力于内科用药。再如用川断、甲片治阴茎、附睾结节,源出于清·邹五峰《外科真诠》。牡蛎、菟丝子、椿根皮、川断等既治妇人带下,又治男人遗精滑精,即“精血同源”之理;莲须、木瓜、桑螵蛸、白蒺,既治小儿尿频、遗尿,又治成人遗精、早泄,即溺窍精窍异路同门之意。脏腑用药以补肾为要,首重滋阴,如生熟地、鳖甲、龟板之属;他如心肾同治用黄连、肉桂,肝肾同治用首乌、枸杞,脾肾同治用金樱子、芡实等等,无不用之娴熟。本人在治男子不育症中所创从肺论治,用麦冬、沙参、桑白皮、黄芩;从胃论治,用石膏、芦根、竹叶、山栀等,此两法可谓独树一帜。对脾肾同治,更有独到见解。诚

然,男子不育症虽以肾虚为轴心,当以补肾为主,如熟地、鱼鳔、杞子、紫河车等;但先天之精的充养,有赖于后天之精;后天之精的化生,有赖于先天之精,故特别推崇“先天生后天”“后天养先天”之说,以脾肾同治立论。笔者每于补肾之中,参以党参、茯苓、苡仁、黄精之属。况一般男科病病程冗长,长期服用中药,稍有不慎,即可伤及脾胃。如苦寒过度伤及脾阳肾阳,或壮阳过度伤及胃阴肾阴,或服药时间不当而碍胃伤脾,导致脘痛腹泻等等。本人除在选方用药时注意及此外,在服药时间上倡导每天上午和晚上“两个九点半服药法”,一则半空腹服药减少药物对胃肠道的刺激,二则可均匀维持药物在血液中的有效浓度。其别出心裁处,悉从顾护脾胃,发挥药效着眼。

参考文献:

[1] 徐福松.实用中医泌尿生殖病学[M].济南: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7.8.

(编辑:范欣生)

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CM Andrology

XU Fu song

(Research Institute of Andrology,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, Nanjing, Jiangsu, 210029, China)

ABSTRACT :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approaches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CM andrology .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of TCM andrology and puts forward the four main syndromes of andropathy , i . e . “sex , gland , essence and fertility .”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andropathy should be made both systematically and locally , diagnosis should be made both macro and micro scopically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given based on bot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. Diseases occurring in the liver , bladder and heart are mostly excess in nature , and diseases occurring in the kidney , spleen and lung are mostly deficiency in nature . The author also gives his experience in treatment and medication .

KEY WORDS :TCM andrology ;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pproach

•征订•

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》 南京中医药大学主办,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中医药学术刊物,本刊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、中国科技核心期刊、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、江苏省优秀期刊、华东地区优秀期刊。设有学术探讨、临床研究、经验交流、方药研究、针灸推拿、医史文献等专栏,刊登中医、中药、针灸、中西医结合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及有关情报资料。读者对象主要为临床各科中医师,中医药高等院校、科研单位的教学与科研人员。每期72页,定价10.00元,全年定价60.00元,逢单月10日出版。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-5005,国内统一刊号CN32-1247/R。南京市邮局发行,邮发代号28-232,也可向编辑部直接购买。地址:南京仙林大学城仙林大道138号南京中医药大学42号信箱;邮编:210046;电话:(025)85811934;E-mail:xbj@tcm@126.com。